

王充闾文集

3

成功的失败者

少帅写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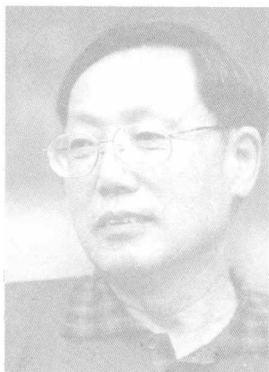


王充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MES PUBLISHING COMPANY

成功的失败者

少帅写真集



王充闾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VOLUNTES PUBLISHING COMPANY
2016年·沈阳

© 王充闾 201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成功的失败者：少帅写真集 / 王充闾著. —沈阳：

万卷出版公司，2016. 6

(充闾文集)

ISBN 978-7-5470-3942-7

I. ①成… II. ①王… III. ①张学良 (1901 ~ 2001)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67552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67mm × 234mm

字数：310千字

印张：22.5

出版时间：2016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选题策划：李英健

特约编辑：丁建新

责任编辑：王亦言 张莹

装帧设计：张莹

责任校对：吕志贵

ISBN 978-7-5470-3942-7

定价：43.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传真：024-23284448

腾讯微博：<http://t.qq.com/wjcbgs>

E-mail：vpc_tougao@163.com

网址：<http://www.chinavpc.com>

常年法律顾问：李福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24-23284090

如有质量问题，请速与印务部联系。联系电话：024-23284452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人之初	001
第二章	一代枭雄	019
第三章	“大姐”风范	040
第四章	尴尬的四重奏	061
第五章	只有为了爱	083
第六章	两股道上跑的车	097
第七章	九一八，九一八	111
第八章	猛回头	127
第九章	别样恩仇	142
第十章	道义之交	161
第十一章	“良”言“美”语	177
第十二章	史里觅道	198
第十三章	将军本色是诗人	219
第十四章	庆生辰	239
第十五章	情注梨园	252

第十六章	夕阳山外山	268
第十七章	鹤有还巢梦	281
第十八章	“长寿经”	298
第十九章	人生几度秋凉	313
第二十章	成功的失败者	328
后 记		347

第一章 人之初

“四大怪”

我的家乡，水土丰美，地广人稀，民众生活并不特别穷困，但它由于处在几县接壤地带，属于“三不管”地区，开发得晚，成为名副其实的荒乡僻壤。这里，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要说有，就数张学良了。他的出生地，与我的故里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所以，当地人关于他的传闻可说是“海海的”，信息量比较大。

这一带，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名曰“四大怪”：“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老少三辈对面炕；偷个‘鸡鸡’怀里放；孩子生在大车上。”头一句说的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老百姓白天躲进高粱棵里，晚上再回家莳弄园田。第二句，是讲当地的居住习惯：为了冬天屋里暖和，许多人家都搭南北对面炕，小两口住北面，老两口住南面；有的讲究一点，中间挂个幔障。第三句，反映一种可笑的民俗：镇里有座娘娘庙，每逢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大姑娘、小媳妇街头云集，看人、看戏、看热闹；而那些结了婚的少妇，还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给“子孙娘娘”上香，“拜佛求子”。到了这里，她们都不再羞涩，变得比较开放，烧香磕头之后，一般都会弯下身去，用手摸摸娘娘脚下泥塑男孩的“小鸡鸡”，

有的大胆些，趁势把它偷偷揪下、塞进怀里，带回家去泡水喝——传说这样就会生下男孩。人家远道前来，就是奔着求个儿子；可是，小男孩却把“宝贝儿”丢了，成了“没把的茶壶”，这怎么行！管香火的庙祝只好事先准备很多“配件”，偷走了再安上。最后一句，特指张学良，说他的出生，不在炕头，不在床上，而是“落草”在大马车上，这也算是今古奇闻。

对此，张学良本人是这样说的：

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我们那时正在逃难嘛，我母亲生我在车上。

张作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十八日，遭到辽西巨匪金寿山的突然袭击，狼狈逃窜，率领保险队来到八角台——就是后来的台安县城。所谓“保险队”，还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负责给这个或那个村庄做保险，每月你交付一笔钱，如果有土匪来袭，他们就出面保护，替村里拦截土匪。张作霖就是这么起来的。他从小就在附近的七乡三镇活动，这一带又是他的亲戚窝——他的妻子赵春桂就迎娶自这里。当时正值祸乱丛生，烽烟四起，为了逃难，居无定所又身怀六甲的赵春桂，在旧历四月十七（公历6月4日）这天，带着大女儿首芳，乘坐马车，从桑林子村胡家窝堡赶往张家窝堡她的堂侄赵明德家。路程本不算远，但由于乡村道路坑洼不平，剧烈颠簸，结果孩子生在了马车上。

这个孩子就是张学良。他的生日原本是六月四日，但是，因为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在这一天，成了父亲的忌日，张学良便把自己的生日改在六月三日了。

张作霖听说生了个儿子，自是万分兴奋，而他的保险队重新拥有了二百多号人马，他还当上了团练长，升官又生子，他说这是“双喜临门”，因而给儿子起名为“双喜”。

那么，桑林子村张家窝堡就成了张学良的出生地。他在五岁之前，一直住在亲戚赵明德家。资料记载，当时赵家，分为三个院落，主人住东院和腰院；赵春桂带着女儿、儿子住在西院，当时叫西园子。据年已九十的赵老太太说：

我是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的，比少帅小一岁。我们两家中只隔一道小矮墙，因为都沾亲带故，两家走得很近。小时候，我们总在一起玩，玩饿了就在一起吃饭，吃鸡蛋，他总是让我吃蛋清。从小，他就特别聪明伶俐，脑袋瓜好使，人小，心眼儿可不小，用当地的话说，叫作“有道眼”、“鬼”、“心里有沫”，人们都叫他“小嘎子”。四五岁时，我们在一起玩“扯拉拉狗”（现在叫“老鹰抓小鸡”），他在最后头，怎么也抓不着他；他去抓别人，常常是假装动一下，你一闪，他就一把把你扯住。小小（指男孩）在一起“打瓦”（认定一个目标，离开一丈多远，抛掷用石片制成的圆砣，看谁打得准），每次他都扔得很准。还有一种玩法，每个小孩手拿一堆高粱秸秆，都是筷子那么长的，用嘴数数，一、二、三、四、五，谁数得快、数得准，就扔出一根，他脑袋瓜灵，总是他赢；大伙起哄，说他做假了，罚他多拿几根，那也不行，还是他赢。还一块去抓蚂蚱、抓蛤蟆，他更是能手，人小会算计，脚步轻轻的，眼睛尖，手法灵，每次

都是他抓得多。我比他小，又是小丫头，心又死，手又笨，个头也小，总是两手空空，气得抹眼泪。他哈哈一笑，像个大将似的，哄着我：“别哭，别哭，看大哥来给你抓。”这样，再出去，我就不下手了，只是帮他拿那些抓现成的。他像个威武的将军，扛着竹竿，摇摇晃晃，走在前面，我就跟在他的身后，像个大老板的“跟包的”。

双喜出生以后，就没有赶上好年成，农村条件很差，母子三人整天以高粱粥、糠饼子、苣荬菜充饥，奶汁缺乏，双喜靠着母亲为他嚼的“奶布子”活下来，饿得皮包骨头。少帅晚年回忆说：

我小时候总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能活下来，自己才叫感到奇怪。那时母亲也有病，没有奶给我吃，吃什么呢？就是把高粱米饭嚼碎了，成糊糊状，用来喂我。我没想到，我还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

到了三岁那年，张作霖带他到算命先生那里，说：“先生，你看这个孩子，体格这么瘦弱，我挺担心的。请你给他看看面相吧。”

张作霖的名声在当地很响，算命先生自然知道，便谦和地问了小双喜的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运转着手指掐算起来，尔后，毕恭毕敬地奉承说：“公子命相大奇，致身富贵，易如反掌。”

张作霖听了，自是欣喜异常，但还是心存疑问，便说：“既然如此，为什么身体这么瘦弱，小时候时运这么不佳？”

算命先生说：“老总这就有所不知了，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是一节；另外呢，如同所有大人物一样，公子生来烈性，命硬如钢，一克父母，二克兄弟。”

张作霖猛一激愣，赶忙询问：“可有什么办法加以破解？”

算命先生又是一阵掐算，最后说：“找个替身，消灾解祸。可以带上公子到庙里去，许愿给庙上做佛门弟子，才会免遭灾难。”张作霖付上酬金，谢了算命先生，便回去筹备。

于是，在四月十八娘娘庙会上，由妈妈带着双喜去到庙里烧香磕头，由和尚给他剃成光头，象征性地做了小沙弥，然后领着回家。过一些天，再到庙上举行还俗仪式。烧香上供之后，和尚身披袈裟，一面用手抚摸双喜的脑袋，一面念叨着：“自小多灾害，父母担惊骇，自许入空门，全凭佛爷带，前殿不打扫，后殿不礼拜，脱下僧袍来，赶出山门外。”随后，佯装发怒，挥起戒尺便打，逼令双喜逃出，算是“跳出佛门”了。这时，再由长辈领回家去，但须改换名字。叫什么名字，要看孩子逃出后，听到别人第一次叫另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便作为自己的名字。由于换了新的名字，就意味着命硬也好，克爹克妈也好，就与己无关了。这天，小双喜逃出庙门，恰好听到旁边树林里有人呼唤“小六子”，这样，双喜便改名为“小六子”了。

张学良晚年曾忆起了这件事，说：

小时候，我身体较弱，母亲就把我送到庙里去做“跳墙和尚”。什么叫“跳墙和尚”？就是送到庙里去学当和尚；然后再跳墙跑掉。那天，我跳出墙后，恰巧听到有人呼叫“小六子”，

所以，家人也就叫我“小六子”。我说笑话，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称我“小六子”就“小六子”吧。其实，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虎性子

张作霖归顺了清廷之后，驻防在新民府，当了五营的统领。这样，他便把妻子、儿女接到了新民团聚。这年，小六子已经五岁了。张学良回忆说：

那时，新民府很发达，铁路就修到那里，还没有修到省府。记得住在新民府时，有一次，人家过年送礼，抬来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琢磨，这是啥玩意儿。有明白的人，说这是洋茄子。那怎么吃呢？煮着吃，不行，煮着也不好吃，太涩；有的说，生吃，蘸着酱油凉拌吃，结果，凉拌也不好吃。

张作霖小时家境贫寒，没有正经地念书、启蒙，墨水很浅，处事艰难，曾经闹出了许多笑话。因此，他下狠心，要让下一代学好文化，多多读书。转眼间，小六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七岁那年，张作霖请辽西名儒崔名耀给他正式取名。因为西汉时有位开国元勋张良，崔先生便在中间加了一个“学”字，名“学良”，字“汉卿”。张作霖感到正合己意，十分高兴。于是，后来的几个儿子，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浚、学英、学铨，便都按照“学”字排了下去。

崔名耀是清末的秀才，因为学识渊博，深孚众望，张作霖便聘他为主稿员，负责办理统领的文案公务，同时兼任家庭教师，为儿子启蒙、授课。这样，张学良就由《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直到读完四书五经，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功底。

这年过端午节，老师请崔先生吃饭。席间，崔先生带着一点酒兴，动情地说：

老夫阅人久矣！这个孩子有些特异的禀赋，长大了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风生水起，涌荡波澜，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老师听了很得意，因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先生说，其因有三：一是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这叫作：“前牛后虎，万山无阻”；其二，是考虑到遗传、血统、家庭影响，人们不是常常把“将门虎子”连在一块说吗？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至老。”异日为牛为虎，从对这个少年郎的观察、品鉴中不难看出。

张学良的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可说是从小就养成了。一次，他因为惹是生非，遭到了母亲的责难和处罚，他一时性起，竟然操起一把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师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闹得最严重的是，帅府设宴请客，宴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

觞，他发现席上没有自己的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他十二岁那年，祖母病逝，家里请来工匠搭起一座两层楼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灵堂。趁着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顶棚上面，人们惊叫不已，他却若无其事地舞爪张牙，扮着鬼脸。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

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

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

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正是这种为常人之所不敢为，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为日后的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

当日塾师崔名耀的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最终还是真地“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灼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这个东北汉子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

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于他人死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讲义气，用古话说是游侠，今人称之为豪气。这种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从小便铸塑成型，尔后，支配了整个一生。

“小顽皮”

张作霖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进驻奉天之后，张学良便随同母亲、姐姐，一同跟着父亲迁入省城；崔名耀也当上了卫队旅的书记官；张作霖便把当年自己的启蒙先生杨景镇接进省城，给儿子张学良授课。

原来，张作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上学，便经常到村塾的窗外偷偷地听课，塾师杨景镇很受感动，就免费让他上学，并供给他纸笔和书本。这年，张作霖已经十一岁了，刚读了几个月，就赶上父亲去世，只好忍痛放弃学业，给大户人家做零工，养家糊口。但他始终念记着杨老先生的这份恩情，所以，这次便给潦倒乡关、贫居无聊的恩师找了这份差事。无奈，这位老先生也确实过于衰老，而且陈腐守旧，说话总是文绉绉的，脑后拖着一条干巴巴的小辫子，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张学良看见了，就叫他“老棺材瓢子”。

老先生有一件长袍，家织布的，据说是宣统皇帝登基那年做的。可张学良却认定，从那布料，那样式，那股子馊味来判断，至少应该穿了一百年。擅长恶作剧的他，弄来一些蜂蜜，又拌上一个捣碎的卫生球，然后偷

偷地抹到袍子上。这样，老先生走到哪里，苍蝇便跟到哪里，嗡嗡营营，寸步不离。老先生倒是自得其乐，读起书来喜欢吟哦，也就是唱着诵读，意态悠然，十分投入，张学良便偷偷点燃一个炮仗，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老先生口水流出。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谈到了这位老先生：

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已经成立了，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认为是奇耻大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说：“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那你只留一半，岂不是毁伤了？”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那可是政府的号令哪！”我这位老先生怒气大发，说：“这个没有皇上的朝廷，还能会有多么长久呢？”

私塾要求每天都要背诵，可是，张学良却总是偷翻书本，老先生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还有一次，塾师以“民主之害甚于君主”为题，让他作文加以论述。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引述韩愈《原道》中的“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的话来加以批驳，气得塾师跑到大帅那里告状，说：“我实在教不了这个小顽皮”，愤然提出辞职。

十三岁那年，张学良还曾受教于晚清进士、担任过御史的金梁。后来，金梁对人称赞他：“汉卿年十二三，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

在张学良的老师中，还有一位白永贞，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辽阳唐马寨蚂蜂泡村。他不仅是一个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很有气节的政治家。史料记载：他“一生嗜读，博学善书，且为人善良正直，深受乡人爱戴。

‘九一八’后，白永贞拒绝给日寇充当汉奸走狗，对已附敌的袁金铠悲愤万状地说：‘洁老（袁金铠字洁珊），吾与汝私谊甚厚，然人各有志，国土沦陷，山河破碎，吾痛不欲生，何惜一死！’1944年初，白永贞患疾不起，嘱咐家人：‘吾将走矣！死后送吾回故里，停放于宗祠，吾不甘葬于污垢之地，等国土收复后，大祭大奠。此可谓：待到驱除日寇时，家祭勿忘告乃翁。’言毕而逝”。从他对张学良的称许上，亦可知其颇有识人之见。

许多年后，张学良在一份“自述”中，对白永贞有这样一番评价：

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也非常调皮，那时念书，我们共三个人，一个表弟，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把粉笔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颜色，我是红的，你是蓝的，他是白的，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楞着，满身是颜色。搞完之后，这就是我的兵了。看谁比谁抓的多。上课时，苍蝇坏透了。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坐在那里看书，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他说，噢，这苍蝇怎么是红的？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了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后来就翻我们抽屉，把苍蝇都翻出来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

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

他教了一年半，二年差不多，他就跟我父亲去说。他说：“你不要你的儿子念书了，他不是念书的料，不是一个坐屋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让他干什么就好。”

我父亲是想把我造就为文人哪，那么，我父亲很听他的。

后来，这个白永贞就辞馆走开了。

白永贞在《帅府日记》中记载：“（1928年）九月五日，汉卿赠筵两席，予余贺寿，余对其言：‘汉卿，承你重师生之情，然余不重礼仪馈赠，只愿你爱国爱民。’汉卿言：‘爱国爱民是我为政之本，终生不渝；尊师重道是我为人之本，亦终生不渝。’”

望子成龙

老师对于张学良的学习、成长极为重视，不仅请了几位国学功底深厚的学界名流，为他奠定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还适时为他请来英文教师，由省城外交署的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少年张学良在奉天城里住下来以后，老师有意识地为他创造条件，使之接触到一些外国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了解各种新鲜事物。这样，他又跟着帅府内外熟悉外文的人打交道。不久，张学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英美籍朋友和外籍专家、学者，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

一天，老师把张学良叫到身前，说是要考考他。